

封邱縣志 續

藝文

封邑修城記

古董屠粹忠

知縣

封邑自壬辰波臣爭居處魚宅郊垆民爨隣社官司  
於鄉而復隍之修日不暇給云辛丑春予 今蒞  
茲土於都門謁柱史余公請所宜先庶可以無過者  
公前令也鼓予復城予唯唯而心竊疑之封邑與他  
邑異旣淹之封邑與未淹之封邑異榛莽未芟而室  
盡罄懸狐兔竄處而署鞠茂草則何恃而易言城旣  
思踐厥土不謀捍厥民何賴令車驅之弭節入城師

封邱縣志

卷九

一

篋箬故智披荆棘而居民不給爲授若屨資若材而  
邑之人亦竊竊然疑之且危之城中落落數戶如殘  
星晨月適旋師過邑民爭襁負而入始有百室寧止  
予議曰是不可以不城而邑之人又竊竊然疑之且  
難之謀之鄉先生諸衿庶僉曰如費何予曰否否捍  
禦之謂何顧安所謝愆然不可以費公費公公弗許  
也亦不可以病民病民民弗應也無已則偕丞若尉  
相度舊圯見纍纍敗甃猶露淺土中予曰是可以城  
爰與父老約鳩得六百人奇於土濬輒於石蝦灰  
人授工計日課績遠近競勉焉從事踰月而告竣於

是曩之疑者茲且樂成曩之危者茲且傾心曩之難者茲且將伯以助有成邑之人始忻忻然喜相告曰是役也若神鬼輸運者請貞諸石俾後之人知侯之心瘁力艱且告成旦夕若是予曰否否夫蕞爾邑而役吾民澤門之謠可畏也抑歲已寒而役不休長席之歌可畏也乃勤勤不加督而觀厥成子來之誼是在爾等予何力之有則是役也非以稽功聊以謝過云爾事始於辛丑十月既望竣於長至之日

重建文昌閣記

邑興而祀學學與邑同盛衰者也學興而祀文帝文

帝與吾夫子相主輔者也顧邑有盛衰而夫子之道斷無或廢卽學有盛衰而文帝之祀亦斷無或廢封邑自壬辰蕩析以後亦幾幾衰極而欲廢之時矣子衿抱經而遊于隣瞻拜聖顏茂草茸茸自余公縉始構厥宇以妥聖位今則漸次獲有輪奐乃諸生曰未也夫子上而羣知學文帝在前而羣知勸有以學之烏無勸諸余曰是奚啻諸生意也今夫士過夫子之門未有不張拱以趨者也而訓言周旋之弗率是棄儒也故童而習之壯而論焉老而以之爲憲無不依於孝弟以爲之的吾誠本天情以爲經遵人綱以

爲緯

哉亦求爲所者

文帝之訓彰彰

在上可以証聖下亦不忝爲士大夫大意不出  
應篇一書是余與諸生亦嘗誦習之已奉其書思親  
其人者情也正今余與諸生崇煥帝閣意也於是  
倡之諸生某某輸材若干邑博鄆先生諱元龍捐錢  
若干從而和之量材度工址則因舊壘高三仞爲楹  
五中奉帝像丹雘翬翼巋然聖廟之左諸生其朔  
仰瞻而益勸也哉抑猶視昔之頽垣敗址已也夫士  
不知勸是亦文帝之棄儒也有以勸之其不爲奎

封邱縣志

卷九

三

照臨者幾希行見簪纓纍纍名蜚大河以北者知  
僅今日已也是亦封邑盛衰之轉機也

重建夏侯封父亭記

封何以有亭亭何以名封父誌始也曷始乎始於  
父也封父何始始於夏大禹時所建侯也亦分茅  
土之君也而不諱厥名者質也夏以前誰侯茲主不  
傳也唐虞之封建未廣也夏以後誰侯茲土亦  
也古則萬國玉帛煌煌商周之際已八百也  
兼不詳其入於何氏也不傳而何以獨傳封父  
秋之時地控鄭衛韓宋間無蒞侯也

無耑侯故勿傳也逮漢高念翟母恩置爲縣始曰封邱夫亦不忘封父而名之與或曰漢高以封翟母墓故曰封邱云至宣帝以王遷決疑定策共有建立功始爲平邱侯而不傳平邱侯者非古也非古則勿傳也當禹之時河功底績天下又安而侯處茲土不聞煩䟽淪決排之勞非若後世遷徙拮据也雖其時地與河尚遠意亦於朝會天子時必有金簡玉書之秘得諸大禹之所傳故能使河流奠定以寧處茲土亦未可知此後之人不忘封父意乎而因復爲亭以俎豆之也亭始於封父勤勸課適遊觀也其間或遷或廢時而陽侯出沒時而烟草狼屯至於今猶指曰此封父亭舊基也余承乏茲土舉舊起廢稍有成緒而亭之弗復其何以傳故亭之也亭初遷於縣之東今復移於西城而近先爲楹五以妥侯也前有亭以娛侯也環亭者花柳環花柳者水也總以成茲亭以妥之娛之也至於封之人舍耒執鞭而來也扶老携幼而至也猶得指曰此封父遺亭也恍以爲侯之所在也故亭之勿傳而侯亦勿傳矣余思其勿傳而忘封始建之侯故復亭之亭之惡無記是爲記

新建大王廟記

地之大無 水治永

其 百於後世然攷鎖支巫祁帝命賚圭

欲疏則水聽䟽欲澮則水聽澮欲決排則水聽決

水若唯禹所使而不敢爲虐故神之也是禹以神治

水也後世無聖人之德而欲鮮所憑藉挾知恃力以

與水衡則亦妄而已中州最患水而封邑尤頻今幸

得保此叢爾士女桑麻漸有起色者果治之之力哉

亦神治之也於赫哉

金龍大王之神爲烈於天下也久矣忠 宰是邑八載隄

防之患無寐忘之今戊申之夏水流衝北官民震恐

封邱縣志

卷九

五

忠 此非人之事而神之事也爰臨流叩首禱曰是

殆將重困吾民也令失德罰在令水何爲顧民或無

良罰亦宜令受之水何爲治民者令治水者神敢不

肅將俎豆以圖厥永乃越宿簿報曰水減尺矣再越

日輒又曰減尺若咫矣又曰水歸中矣夫竭忠 一人

之思何解民困卽竭民百萬之財力亦何釋水怒乃

於叩首虔禱間受命如嚮豈真人治之力哉神固有

以治之也遂於堤爲廟焉於鄉爲廟焉忠 曰未也今

與廟遠神弗協安所告虔復爲廟於縣治西偏相

鳩工左顧而東祀關夫子後擁而峙祀封父侯而

龕之左則奉前治水少保外公也肇於夏  
月而僦功時相與董正之則朱君之華爲丞  
君玉衡爲簿陳君際泰爲尉與丞皆於越人乃今  
後神庶幾永綏吉祉奠我萬姓罔斃哉於是知上言  
聖人身自爲神故水聽之後世身不能爲聖而聽命  
於神故水亦順之卽少保公在事幾十稔亦無不於  
神昭格故水安其位民定厥居種種寬仁雅飭遠邇  
咸手加額曰公眞神人云使唐虞之司空而在有不  
揖而進之哉忠固知神之許公共妥乃位也爰與同  
官偕縉紳先生諸衿庶拜手稽首頌曰湯湯河水

封邱縣志

卷九

六

明我神籲之必感祈罔不申我封孔釐賴我神私  
直是與神之聽之厥德馨香厥表孔揚以死勤  
豆適皇顧瞻廟貌樂只無疆神具醉止萬世悅  
竟遂濡筆記之垂諸永永

重建關帝廟記

來崇祀之廣無若后稷與吾夫子而近代則有關  
帝君顧社與學之祀載諸令甲所在有司有專祀專  
則不可或分故后稷與吾夫子獨尊而帝君之祀  
以也或分或令或興或廢無間近遠貴  
牲束帛以告之則疑於民親吾之

帝君也庇民顯蹟列詣舊誌其於民也殆親之

於今不知閱幾廢興而莫甚於壬辰之河決城垣官

舍蕩拆靡遺帝廟故址在黃沙白葦中忠蒞茲土朔

望瞻拜見殘礪敗几寥寥炷香贊呼成禮而退忠

踏久之曰是欲親之而反踈之也事誠在令俟興復

諸事稍稍修舉始謀於邊生某曰是民意也忠曰民

意卽神意也亟命度材量工築故址爲殿楹者五深

廣尺咫維彌時丞錢君交叟曰是烏無庭庭在丞庭

而外有臺臺之址與殿埒鄉進士李君承統曰是又

烏無侑神樓樓在統樓之外又數武爲廟門門列侍

封邱縣志

卷九

七

衛則今鄉大夫萬公化成之而督工落成則陳尉際

泰實朝夕以焉事始於乙巳之臘竣於丁未之冬余

因是有感於帝君之與民親而感之易故成之易也

夫他邑之於帝廟增葺而已棟宇無恙也丹雘而已

冕服如故也乃封邑何如第不知今日之廟視昔時

有加否要以親帝靈而酌神貺庶幾在是故曰帝如

鐘鏞遠邇攸同又曰帝如日星與天爲經是當有不

擇地不擇人不擇興廢而赫聲濯靈如一日者則是

廟也爲封令之專祀可爲邑士民之公祀可其於后

稷於吾夫子亦輔車之輻而支河之於海也 記

心水亭記

滁之醉翁岐之喜雨皆古之亭而以記傳者也非以亭也其亭之人足傳也亦非傳以人也其人與亭之文足傳而亭亦藉文以不朽也然則非其人非其文而烏乎傳雖然古今人不同而適情則同文之工拙不同而記事則同亭亦何可無記亭始於城工告竣署舍粗理之後側有隙地舊囿址也爲剪荆誅茅構亭其中環之以池顏曰心水不數武而恍恍雲壑備焉復植柳藝菊紆迴曲徑青紫映澈登斯亭者鄙吝爲消殆啓予飲冰茹蘗之思余綜理之餘方踞床

揮絲歌烏烏而鳥聲若和客有嘲者曰荆榛初闢麻下詢者公也耽情遊觀者私也先憂後樂曷審諸余曰否余承乏茲邑民安余拙余亦樂民愿而又比稔案少文牘余心安焉庶幾可以退省者此亭然洛中名園若叢玉披風漪嵐夾竹則富鄭公安社稷後也而此無其勝澆花種竹釣魚采藥則昔之迂叟結竹杪落蔓草爲之而此不敢擬實不足以李文叔云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余今平邱之盛衰亦候於官署之興廢而得當波處此土也城郭且爲敗垣何有於官署



据勞來克安集茲簿書無紊催科不擾余無過於平  
邱亭亦何負於平邱哉客曰若然則宜名曰歸鴻如  
宋廖顥之守化州取民歸安集之意不亦可乎余曰  
否民已安矣已集矣所慮不在民而在蒞是民所當  
退省者在余而余之退省又將在亭登是亭也猶然  
飲冰茹蘖之思也夫則余名斯亭之意也夫

詩歌

封父遺亭

何處荒榛問舊楹一亭重闢子來成蘋蘩烟冷人  
古歌頌春深鳥數聲作賦每懷定賦日搆茅猶是

封邱縣志

卷九

九

茅情應知化鶴頻歸後柳綠花新分外明

黃池芳草

拂拂搶旗舞翠茸廢興一望柳陰濃駿蹄飲罷歌黃  
竹牛耳爭先笑墨容憶舊王孫霜冽後尋芳牧豎鴈  
歸重半塘碧水連沙瘠試問雄風得再逢

青陵古樹

嶽嶽孤標土未刪芳姿流恨在沙灣妾心原種鴛  
樹君力徒開雲雨山苦月遙憐懸白壁清霜長駐  
紅顏莫須彷彿尋連理魂並湘波已不還

翟母遺墓

巾幗能青識帝眸一餐無意及銘丘沐猴尚爾沉舟  
釜逐鹿誰兮風馬牛天雨墓田留麥飯人探沙井壯  
鴻溝月臨魂傍蘆花起愧殺當年羨頡頏

翟溝晴波

碧涵風日漾晴波况有微雲覆綠莎危堞平臨鷗鷺  
狎支流西接桔槔多泛槎疑動天邊石垂釣猶憐水  
上梭賢母聲名留勝迹至今何處濯纓歌

中灤夜雨

聖旅帟賁靜不驚天中嶽瀆共斯盟已開日月銷兵  
氣故假風雷洒道行澤沛宵征沾細柳星環北拱壯

封邱縣志

卷九

十

前旌中灤古雉隨沙草野老猶傳大業成

淳于曉鐘

斷岡桑柘影重重良夜何其似扣鐘冷雨侵林時暝  
鶴踈烟引漏只呼松野僧一枕寒山夢比屋千年鳧  
氏封疑信端須探往事半犁作息六時農

磨潭秋月

高邱獨峙水之坻練色潭開午夜時抱葉枯蟬寒照  
咽驚綸小鮒澄波知交加林樹疑華藻掩映蒹葭澹  
碧滋共說磨臍夕氣爽空懸明月到荒籬

人物

偉順治丙戌科舉人幼聰敏服詩書性孝友及將  
舉賢書後竭力致二親歡便身之物無不畢給讓伯  
仲以田產復爲幼弟致業使成立又收恤族戚思濟  
鄉里周窮嫠志未畢而歿先是嘗書牒數紙日早起  
焚牒願減己壽爲二親保安不二年而身卒卒年三  
十九後十餘年而二親康健亡恙諸子亦成立史館  
庶常祥符袁檐如異之爲書其事致邑大夫人之志  
云